

师友赉飏集



——张菊玲师生述业文丛

张菊玲 等著

SHIYOU GENG'YANGJI

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

師友錄



卷一

卷二

卷三

师友赓飏集



——张菊玲师生述业文丛

张菊玲 等著

SHIYOU GENGYANGJI

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师友赓飏集/张菊玲等著. —北京: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, 2014. 10
ISBN 978-7-5660-0838-1

I. ①师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满族—少数民族文学—文学研究—
中国—文集 IV. ①I207.92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35279号

师友赓飏集——张菊玲师生述业文丛

著 者 张菊玲等

责任编辑 李红雨

封面设计 布拉格

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
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 邮编: 100081

电话: 68472815(发行部) 传真: 68932751(发行部)

68932218(总编室) 68932447(办公室)

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

规 格 787×1092(毫米) 1/16 印张: 29

字 数 450千字

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660-0838-1

定 价 6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张菊玲先生，1937年生，江苏南京人。196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。1960年至1965年，师从吴组缃教授攻读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生。任教于中央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（即今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传播学院）近20年，担任该系教授及该校满学研究所研究员。先期的研究方向为明清章回小说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致力于满族文学研究，主要学术著作包括《清代满族作家诗词选》（合作）、《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》、《旷代才女顾太清》、《纳兰词新解》（合作）等，发表《清代满族作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贡献》等学术论文数十篇。



张菊玲教授、孙玉石教授夫妇与张菊玲先生的部分弟子合影
前排右起：关纪新 孙玉石 张菊玲 赵志忠 李红雨；后排右
起：朱俊玲 陶 玮 梁沙沙 洪坚毅 吴 敏 李金希 李亚平

本书缘起

张菊玲

佛家有《师友传灯录》，前贤有《师友文传录》。不揣浅陋，本书效仿名之为《师友赉颺集》，以纪念 20 世纪末，我们师生，在中央民族学院，求学、问道、解惑，所结下的深厚文学情缘。

编辑本书的动议，始于去年 6 月，我遭炉火之灾，严重烧伤头脸的大难后，旋又罹患结肠癌，在即将被推向手术台的前两天，特意请假从医院跑回家一趟，为的是了却一个心愿：拟编一部师生合著的文集。

我乃一介书生，生命只在青灯古书间研读、三尺讲台上讲课中度过，一生价值，唯此唯大。既然患上生死未卜的绝症，早已过了古稀之年的我，本知“死去原知万事空”，不须立什么遗嘱、亦无有什么遗产安排、更不要买墓地立碑，独有此事，心想尽早实现。

一生以教师为职业，前后教过数批各种各类的学生，都曾与他们留下过难忘的情谊。而 35 年前，走进中央民族学院，开始我后半生的专业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，倾注了无限心血，是我的全部生命之重。其中与 77 级、78 级、79 级的本科生，以及后来几届由我指导的硕士研究生，我们之间产生的情谊，最让我心存不尽的感念。

30 多年来，师生情谊从未间断，尤其是这次，在我生命危难时刻，当年近八旬的丈夫无力照料、海外的女儿不能前来之际，是他们一个个为重病的我惊愕神伤，急急忙忙地来到病榻旁，执弟子礼侍奉我，尽心守护我，送汤送药安慰我，时时为我的病情担忧，设法寻请名医治疗，手术前后的诸多事宜，全都一一代为办理妥当。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业与家

庭的重担在肩，却还要为我如此奔波操劳、不辞辛苦，真正难能可贵，也总让我深感不安。他们则说：“古来尊师之道就是：‘一日为师终身为父’，我们做的这些，都是当学生的，应该做的。”医院病友对此交口称羨、校内外学友赞扬不绝，重病的我更觉得，此是自己一生最大幸事，如果生命就此结束的话，我也十分欣慰地向大家表示：“能有这样好的学生，此生足矣！”

于是，决定将我专著外发表过的论文与我指导这些学生撰写的学位论文，一齐集结成书出版，以志纪念。2013年6月3日，大家齐聚在我的客厅，连远在桂林、深圳、上海的学生也都同时打来电话，共襄此举。

当然，集结本书，亦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。

在中文系，我原本从事明清文学与中国小说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，20世纪80年代初，因民族文学学科建设需要，开始专攻满族文学，经过努力搜寻大量资料，进行刻苦钻研，随即率先在全国高校开设出“满族文学”选修课。同时，我还十分注意培养能够进行研究工作的接班人。从77级、78级听选修课的学生中，选择出几个人，由我直接指导他们撰写有关满族文学的毕业论文，最早的，是赵志忠、关纪新、李红雨。他们毕业后留校，赵志忠专修满语，我则率关纪新、李红雨一道进行清代满族作家诗词的选释工作，并于1987年出版《清代满族作家诗词选》一书。1990年初，我在研究专著《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》出版之后，开始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，有洪坚毅、刘亦文、刘晓梅、梁沙沙、银长双、李金希、李亚平、茹绛丽、吴敏、吴雪梅、朱俊玲，另有陶玮在中央民族大学读本科期间，都曾先后跟我学习明清文学与满族文学。在他们硕士论文选题时，我尽可能的让他们选择有关满族文学的研究课题，诸如对于著名的纳兰性德、顾太清、《儿女英雄传》等满族作家作品进行深入研究，对文昭、永忠、《夜谈随录》、铁保等，前人少有提及的重要满族作家作品进行初步探寻，等等，为的是能将满族文学研究，更加深广地得以继承与发展。他们这批20世纪的新一代大学生，学习态度坚定专一，学习精神刻苦努力，以致均能获得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，成功地取得了学位。

时光荏苒，30多年，很快就过去了，我研究满族文学的工作，并未因退休而停止，不但一直继续至今，而且扩大了范围，从清代，一直延伸到了民国文坛。而这些学生们，现在早成为各自工作岗位上的骨干，其中，

最早的几位，已是博士生导师、全国学术研究领域里的领军人物之一，他们对满族文学研究的贡献与成就，早就大大地超过了我所做的一切。将我的文章与他们大学时代的学位论文集结在一起，是为纪念我们这批民族文学研究的开拓者，于20世纪，当民族文学研究、特别是满族文学研究尚处荒芜之际，曾经“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”。

同时希望，本书不仅是我们自己的珍贵纪念，也想以此期冀来哲，更进一步地将民族文学、满族文学研究工作，继承发扬光大。

2014年5月20日，北京海淀蓝旗营

目 录

上 编

满族和北京话

- 论 300 年来满汉文化交融 张菊玲 (3)
- 略论清代满族作家的诗词创作 张菊玲 关纪新 李红雨 (20)
- 论清代满族作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贡献 张菊玲 (34)
- 清代词人纳兰性德身世探赜
- 《纳兰词新解》序言 张菊玲 李红雨 (49)
- 产生《红楼梦》的满族文化氛围 张菊玲 (65)
- 《红楼梦》女性观新探
- 《红楼梦》与满族文化研究之二 张菊玲 (78)
- “一梦红楼感纳兰”
- 《红楼梦》与满族文化研究之三 张菊玲 (98)
- “为人间留取真眉目”
- 论晚清满族女作家西林春 张菊玲 (112)
- 中国第一位女小说家西林太清的《红楼梦影》 张菊玲 (132)
- “时尚土风朝暮改”
- 《草珠一串》所记清代后期嬗变中的满族习俗 ... 张菊玲 (144)
- 清末民初旗人的京话小说 张菊玲 (150)
- “驱逐鞑虏”之后
- 谈谈民国文坛三大满族小说家 张菊玲 (165)

香山健锐营与京城八大胡同

- 穆儒丐笔下民国初年北京旗人的悲情 张菊玲 (178)
- 阅读老舍, 记住曾被遮掩的民族历史文化 张菊玲 (201)
- 《正红旗下》悲剧心理探寻 孙玉石 张菊玲 (209)
- 侠女玉娇龙说: “我是旗人”
- 论王度庐“鹤—铁”系列小说的清代旗人形象 ... 张菊玲 (226)

下 编

- 满族文学源流及其发展 赵志忠 (247)
- “几回掩卷哭曹侯”
- 清代宗室诗人永忠和他凭吊曹雪芹的诗 关纪新 (260)
- 清代满族作家和邦额与《夜谈随录》 李红雨 (277)
- 文言情爱小说叙事时间的基本模式 洪坚毅 (287)
- 论纳兰性德的诗学主张与创作实践 刘亦文 (298)
- 骚动的女媧
- 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悍妻妒妇形象 梁沙沙 (317)
- 蓦然回首的困惑
- 中国古代商业题材小说探寻 银长双 (333)
- 清代满族诗人铁保 李金希 (352)
- 《儿女英雄传》版本定型过程考论 李亚平 (365)
- 太清词成因初探 茹绛丽 (378)
- 论太清词的艺术美 吴 敏 (394)
- 论清代宗室诗人永忠的生平与创作 吴雪梅 (405)
- 论描写清末旗人生活的子弟书 朱俊玲 (420)
- 《红楼梦》“芙蓉”辨
- 论“芙蓉”的象征意义与黛玉、晴雯形象、命运
的构思 陶 玮 (429)
- 后 记 (451)

上 编

满族和北京话

——论 300 年来满汉文化交融

张菊玲

几句引言

满族和满族文化，在 20 世纪初年及中叶，曾经有过众口排斥与人人讳言的时期。如今，据最近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，公布满族人口总数已跃居国内各族人口第三位，我们这一代，有责任掀开沉重的历史帷幕，抹去历史尘埃，实事求是地研究满族以及满族文化对中国的贡献，从而给予符合历史原貌的、科学的、公正的评价。近十多年来，这方面的研究确实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：黑龙江、吉林、沈阳、北京等地满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，颇有学术价值的满学研究刊物与专著也先后出版问世。可以说，满族历史、满族文学、满语的研究工作，正在日益兴旺。

可是，从全国学术界看，依然有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情结解不开，“两部文学史，两张皮”的现象还普遍存在着。尽管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已经陆续出版，而诸本综合文学史仍可以视而不见，大家分别在那里各说各调、互不相干。仅以 1992 年 12 月出版的《清诗史》为例，这是一部题为“中国分体断代文学史”的学术专著，长达 30 万字，自称采取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研究清代诗歌，却通篇不谈清代满族的诗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创作。我们不能不深表遗憾地说，这是一种带有民族偏见的畸形研究，对于中国文化史的阐述，是不应有的残缺。试问：有清一代，

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，作为一个由满族人当皇帝、满人享有特权的封建王朝，介绍清代文化，怎么可以撇开满族和满族文化不提?!当然，时至今日，已不会再有“反满、排满”，不过，学术界仍流行一种理论，时常可以见到有这种说法：“清代，满族征服了汉族，但是最终还是汉族文化以其强大的力量征服了满族，满人汉化、满族文化消亡了。”这正是现今许多学者无视满族文化的理论误区。

乍看起来，所谓“满人汉化、满族文化消亡”论，似乎是无法否认的，其实，此种观念是种汉族中心论，无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。中国文化从来不是单一的民族文化，而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，各个民族的发展尽管有先后，水平有高低，有的是用自己民族的语言，有的则是用汉语言进行创造，都共同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。每个民族不论大小强弱，在中国文化史上都有着不可取代的位置。长期以来的理论误区，使人们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的认同，极为有限，对于那些少数民族用自己的语言创造的文化，还能予以肯定，对于少数民族用汉语言创造的文化，承认起来就相当困难，满人用汉语言创造的文化即属此例。

17、18、19 这三个世纪的 260 多年里，满族入关，在中国居于特殊地位，满族文化发展也产生了特殊的现象：一方面，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被逐渐放弃；另一方面，满汉文化日益交融，满人表现出善于学习、善于创造的突出才能，为清代文化的繁荣做出了新贡献。

本文拟从满人在主动放弃母语的过程中，对于近世北京话形成所发挥的作用谈起，权当引玉之砖，作为重新全面认识满族文化的开端。

从满汉兼通到清脆京腔

人们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：老一代北京人中，唯有满人的北京话说得最地道、最悦耳动听。老舍先生在他自传体小说《正红旗下》当中对书中人物——“一个熟透了的旗人”福海二哥，写下过这么一段评论：

至于北京话呀，他说的是那么漂亮，以至使人认为他是这种高贵语言的创造者。即使这与历史不大相合，至少他也应该分享“京腔”创作者的

一份儿荣誉。是的，他的前辈们不但把一些满文词儿收纳在汉语之中，而且创造了一种清脆快当的腔调；到了他这一辈，这腔调有时候过于清脆快当，以至有时候使外乡人听不大清楚。

被誉为“语言大师”的老舍，是北京土生土长的满族人，他用纯熟的北京话进行创作，对北京话也相当有研究。这一番借书中人物说的话，是他长期对北京话琢磨、考查、研究的结果。一些满语学者也曾指出：北京话的声腔、音韵与北京郊区的四乡八镇完全不同，而与遥远的黑龙江语音有近似处，明显是受到了较重的满语语音的影响。清代末年，宣统元年（1909），兰陵忧患生的《京华百二竹枝词》中，有一首竹枝词这样写道：

各省语言各到家，都城清脆最堪夸。有人习气兼官派，月白京腔真肉麻。

诗末作者自注说：“边省人士，言语不通，不得不强学京话，以便交谈。而今日言语素通之邻省，凡在京者，亦喜操之，舌僵口钝，字眼不能清脆，唯觉习气官派，令人闻之难堪，故人嘲之曰：‘月白京腔。’”作者夸赞京腔清脆动听，嘲笑邻省人撇京腔，因说不好，听起来很难听，戏称为“月白京腔”。为什么邻省的汉人说不好北京话，满人却能说得十分清脆响亮，限于当时没有现代化录音手段，不能留下实况记录，使我们难以详尽北京话的发展演变过程。可喜的是，清代满族作家的文学作品，有一些资料，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。

学习语言的过程，需经过模仿—变化—创造三个阶段。满人入关之初，大多数人只会讲满语，不会讲汉语，在学习汉语时，自然十分重视模仿汉语的语音与词汇。康熙年间首先用汉文进行文学创作的满洲贵族，他们在作品中常表现出对北京语音与词汇的关注，最突出的例子是宗室诗人文昭，他一生写了大量的汉文诗，虽然他为王士禛入室弟子，接受汉族老师的启蒙，可是写诗仍有自己风格，尤其是喜欢采用俚俗的北京土语入诗。此种诗风自然不是“神韵说”的主张，而是满族作家自身对汉语的独特敏感。例如文昭有一首小诗，题为《八月》：

四时最好是八月，单夹绵衣可乱穿。晌午还热早晚冷，俗语唤作夏天。

这首京味十足的小诗，简直如同诗人打着京腔说话。北京的天气，四季中以秋季最好，而八月秋凉之时一天温差变化很大，诗中直接用北京土语“晌午”、“夏天”，与全诗口语化语言融为一体，纯粹、质朴、晓畅、富于浓郁的北京味儿。更为有意思的，诗人还十分关注北京街头的叫卖声，不断地写进自己的诗里，例如：“听卖街前辣菜声”（《立冬夜作》）、“马乳蒲桃马牙枣，一声听卖上街初”（《里门望雨》）、“漏探车马各还家，通夜沿街卖瓜子”（《年夜》）。这类京城里叫卖的市声，亏得他如此细心地收拾到诗里，真是化俗为雅，十分难得。正是这一声声京腔京韵，使文昭这位爱新觉罗皇族成为清代最早的北京乡土诗人。

从乾隆间起，大多数满人已经是满汉兼通地操双语了，他们“入则讲满，出则讲汉”，处在汉族汪洋大海之中，满人在家说满语，外出说汉语，充分训练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。此种满汉全能的语言现象，标志了满人学习汉语进入“变化——创造”阶段。令人注目的是一些满族作家在通俗文学领域里，如子弟书、牌子曲、岔曲等满族曲艺方面，创造了一种标名为“满汉兼”的作品，从而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满族语言演变的文献资料。

满族子弟书中专有一种“满汉兼”子弟书，是满语、汉语混合运用的曲本，它不同于满语、汉语分别开来的“满汉合璧”子弟书。“满汉兼”指在每句之中既有满语，也有汉语，汉语用汉字记，满语用满文记。曲本为了方便阅读，在每一行满文旁侧附小体汉字注释，这种旁译是参考满语意思的注释并非原文。演唱时只唱原文，该唱汉语时唱汉语，该唱满语时唱满语，不论满语、汉语全按一种汉语韵律押韵。下面，举一著名的“满汉兼”子弟书《螃蟹段儿》为例加以说明。这段书讲的是一位满族青年偶然从街上买回螃蟹，和妻子一起，不认识为何物，不知道如何吃法，因而引起一场有趣的喜剧故事。全部曲调活泼生动，满语与汉语的运用也全采取新鲜的生活俗语，满语词汇尤为丰富，很有研究价值。现摘录最末一段如下（其中满文改用字母注音）：